



10713

東坡集卷之四十六

書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與章子厚叅政書二首

軾頓首再拜子厚叅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冝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一

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日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狼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



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慙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  
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  
子厚平厝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  
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  
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  
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  
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將  
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  
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  
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  
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與童子厚叅政書第二首

子厚叅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遁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賦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賦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究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三

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賦移湖州棐相逆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賦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賦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賦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

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



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第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褻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鷲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四

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賤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黥集冶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情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比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開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繼繼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溼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鷲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比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狂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開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任不知止白首投荒泮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割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遣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六

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日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評作一書付德公以授和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措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日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隱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背葛稚用以丹砂之故求句幘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

人神藥先生不畏風塵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  
筮有元吉自大非之之語遷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  
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東坡集卷四六書

七



軼啟近通由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一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窗以手按之水盆中狎嬰長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見已在水盆中失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克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



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鬻容而不告  
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章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  
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贖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  
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大  
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  
人猶不死况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  
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  
寬其徭役所活數十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  
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  
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輒向在齊州遇饑年  
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  
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  
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  
爲民自重不宣軼再頓首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其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推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立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不惠方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

作終不佳又舟中局廼難寫未能如教然賦方過臨江當往游焉  
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畱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  
峽山寺少畱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坡集卷四六

書

十一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懌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

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

相諡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



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  
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遊有書來  
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  
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  
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十三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此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

東坡集卷四六

書

十四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凡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嫻親中乃有王邸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

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問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  
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  
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東坡集卷四六

五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作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

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天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朝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其實客之未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嚆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

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壇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

東坡集卷四六

六

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覩縷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午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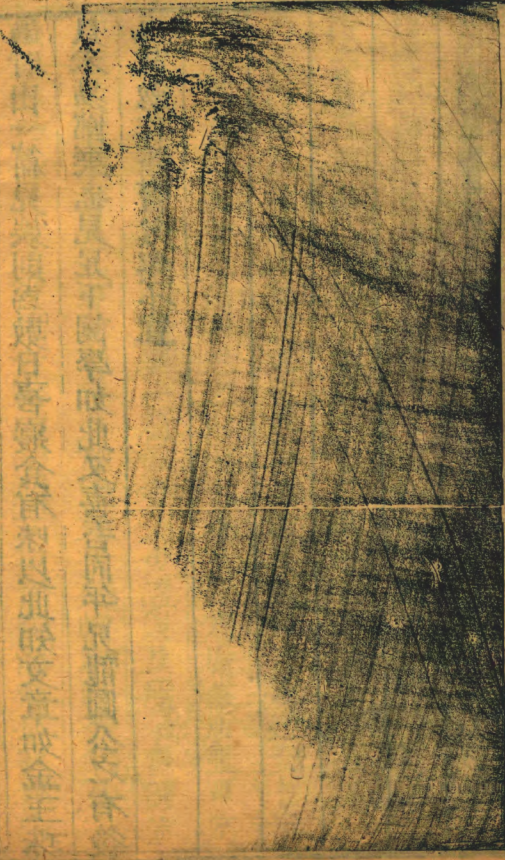
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雖與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竒在海外孤寂無聊



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  
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  
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東坡集卷四六 書

三





荅李薦書學首

軼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遁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  
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  
輒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  
正如川之方憎富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  
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瑁李光弼不  
圖中意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  
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

東坡集卷四十六書

三

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人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  
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  
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  
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  
不者皆撫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恩所以得患禍者言  
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  
不願人造作言諛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  
詩知其爲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  
不少過煩諸君爲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其



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  
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  
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  
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  
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寒與惟節  
哀自重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答李廌書第二首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荅頽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辛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

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譏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艸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瘳



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筆默自觀省回  
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  
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  
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  
不次

東坡集卷四六

書

三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廳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sup>知</sup>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

東坡集卷四六書

三

則疑于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于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于矩雖公輪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之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遺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耶復以書



謝梅龍圖書

較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  
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下其人之休咎死  
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次於一詩豈  
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  
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  
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  
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  
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

東坡集卷四六

書

美

羞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 簡曰  
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  
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  
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  
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  
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軼  
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  
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  
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  
其前而王褒繼其後裁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  
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  
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  
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  
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  
章功業闢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

東坡集卷四六

書

七

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  
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  
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  
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  
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  
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  
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闈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  
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荅陳師仲主簿書

軾頓首再拜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彼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豪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

東坡集卷四六

書

三

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軾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

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



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  
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  
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  
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  
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  
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  
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  
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  
此悵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軾頓首再拜



荅劉巨濟書

軾啟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質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狗無已之悲賢兄文格竒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餅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強飯自重

軾啟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闈門之戚卽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愴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

東坡集卷四六書

三

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命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宥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命之死黨凶猾有謀畧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命爲仇向者



能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首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翁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翁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翁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翁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翁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卽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

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翁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翁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翁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于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



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未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旣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運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乎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辨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第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

東坡集卷四六 書

三

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瘡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爺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入將下選兵三路入

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



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第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克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糜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思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疫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圖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判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朋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

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



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鉄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第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具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三

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

缺文

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

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都能不覺覺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侵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旣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啟起居執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荅安師孟書

辱書爲脫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其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東坡集卷四十六書

三



軾啟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軾見及意相予甚厚卽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乎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及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而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

東坡叢四十六書

七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旣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偃偃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



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同  
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華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  
作當有記文華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悵  
悵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啟爲謝不宣

東坡集卷四十六

書

六



東坡集卷之四十七

尺牘

眉山蘇

軾東坡氏著

與司馬溫公五首

以下徐州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怵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悚忤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苟祿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啟問

二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俸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翁非久赴任益岑<sub>寂</sub>

三黃州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邇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菽糲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



調護

四 以下俱登州

某頓首孟冬薄寒伏惟門下侍郎台候萬福某卽日蒙免罪戾之餘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恐慄未緣趨侍伏冀上爲宗社精調寢興下情祝頌之至謹奉啟不宣

五

某啟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啟爾後行役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

與王荊公二首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二

某啟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二 離黃州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



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  
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  
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  
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上呂相公

軾昨日面論那夔事愚意本謂那鼻是平人那夔妄意其爲盜殺  
之苟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  
但云我意汝是盜卽免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  
勘司軾歸而念公言旣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

東坡叢卷四十七尺牘

三

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  
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啟奸若殺人者得以  
醉免爲善大矣軾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過錄黃再用公昨日之  
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  
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  
之科而邢夔臀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  
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張太保安道翰林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



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  
隨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  
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  
徧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荅范蜀公十一首

徐州

前日辰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  
無暇裁荅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  
萬以時自重

二以下俱黃州

東坡集卷四十七尺牘

四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  
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  
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  
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悒  
悒

三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且又聞道又  
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  
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



有少房縉者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四

承別紙示諭麴麩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五

瞿曇亦當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五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賜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六 以下俱翰林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



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謂頽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  
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屢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  
冀萬萬爲國自重

七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命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  
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  
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公乃確然  
如此殊垂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八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六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  
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整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  
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廢不獲躬  
詣謹奉手啟區區萬一

九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  
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  
丈丈高年惟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  
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十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字益竒死  
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文丈意幸以此自遣也

十一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觀其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樓愴

與范子功六首 徐州還朝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目眈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  
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  
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東坡集四十七尺牘

七

二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廡  
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回窻  
三 以下俱揚州還朝

見舍弟說知得雅信切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  
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爾

究

四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玆感玆感栗



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笠離耶呵呵

五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啟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真酌後便往啟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畧到押賜處便往

六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亦感感獨飲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與范子豐八首 以下俱徐州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抔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八

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沐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

膺亨寵

二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倉尚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逾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愼不可洗愛輕取也人還且畧示諭

三

近惠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蘭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並起決日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



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  
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四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  
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  
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五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

東坡集四十七

尺牘

九

更變課入不登雖開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  
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叅候北望不勝馳情

六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  
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柰  
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  
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亦計安也

七 以下黃州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謂赤壁者



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  
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  
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  
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  
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  
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八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  
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  
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東坡卷四十七

尺牘

十

荅范純夫十一首

湖州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滄實增悵惘比日起居  
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  
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二 翰林

三辱示論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  
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  
璋庶幾此義

三 以下俱揚州

到頽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跋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頽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惘

四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東坡集四十七尺牘

十一

五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六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荅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卽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執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九 赴定州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十 惠州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从知之不在多囑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



其次子迫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觀亦不久到恐  
要知六郎婦與二孫並安徒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  
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  
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  
藥異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  
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十一 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  
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七

萬里遠至老病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  
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  
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尾豈有足  
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涖如沂邦人勸我老我安歸自  
我幽獨倚門或靡豈無親友雲散莫追巨朝丁丁誰欵我廬于孫  
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  
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遠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日詠旱乎訴滂  
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  
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與范元長十三首以下俱僖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于之喪予一  
至於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用極  
何辜于天惟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  
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  
疏

二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論久  
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

東坡集卷四十七尺牘

古

畧致區區耳

三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有遠者勿徇  
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  
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四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嘗造  
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又想蒙哀恕也歸葬知  
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

所集亦強自遣也

五

聖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六

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閨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垂再執

東坡卷四十七

尺牘

五

揮汗奉疏不次

七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懇乞爲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訊否

八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文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柰何柰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況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九 以下俱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凡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去

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惟節哀慎重某不敢之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令弟不殊此意

十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至廣須惠州骨肉到嗣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卽不過黃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迴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

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十一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瘡痍又聞尋已瘞損不知  
卽日何如扶護哀痛且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  
意雅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  
甚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  
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奉書不謹千萬恕察  
不宜

十二

東坡集四十七尺牘

七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相追甚慰思仰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  
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  
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則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  
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  
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舍第處必遂一見昆仲未  
聞惟萬萬強食自重

十三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  
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



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便發書前路問人有可死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已爲慙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因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不宣

與蘇子容二首

離黃州

某頓首違去左右已逾周歲矣懷仰之心惟日深劇比來伏計機務多暇台候勝常向聞登擢常附啟事少致區區相獲聞徹未由趨侍伏望爲國保重不宣

二

離黃州

東坡卷四十七尺牘

六

某頓首廣陵令姪出所賜教勞問備至感戴無量兼聞比來台候康勝以慰下情某欲徑往毗陵而河水未通留家儀直輕舟獨行耳未卽伏謁門下豈勝馳仰乍熱伏冀爲道自重謹奉手啟不宣

與劉貢父七首 以下俱徐州

某啟久不奉書直是懶墮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旣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直不可放縱閑散旣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sup>戀</sup>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



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奏啟

二

某啟向聞貢父離曹州適中附問必已轉達即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解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謬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旬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時面言以散蘊紉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三

某啟示及回文小闕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翁亦稍知此而子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及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某啟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謝為愧多矣向時令押綱人候信者附書信不審達否即日起居佳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令子錄示數十首不僕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肩然來歲之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閉曹村日然不敢便恃其不來有一事須至于清聽去歲曾學書作石岸用錢二萬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糧七千八百餘碩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乃可幹辦雇募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香

東坡叢四十七尺牘 三

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及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

前來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人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

一月可畢以此知前來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別相度裁減作木

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

仍差三千五百餘人以常平錢召募

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

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

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與今姪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

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決不可緩若更

下所屬相度符友取旨則無及矣況所乞止百餘紙祠部其餘本



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徐行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揮間月  
初便可下手爲佳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每  
自笑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興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  
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暫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  
忍棄爲魚鼈也僕於朝中誰爲可誦者惟貢父相愛必能爲致力  
仍乞爲調其可否詳錄付去人回不勝日夜之望未緣會面萬萬  
以時自重人行奉劄不宣

五 以下俱翰林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忤無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三

量字畫妍紫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皆且澤矣聞之喜甚  
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觀慰士大夫之望未聞萬萬爲時自重  
不宣

六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幾

然

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

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謂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迷失  
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土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  
乏近劫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致息當記別時語



其江湖之人久留輩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曾子宣十三首 登州還朝

某放流落江湖晚獲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得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濶以來思仰日深特辱書教伏承履茲初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為國自愛不宣

東坡集卷四十七 尺牘

三

一 以下俱翰林

某啟日欲作塔記未嘗忘也而別後紛紛實無少暇既請寬限而自違之慙悚無地數日來方免得詳定役法自此庶有少閒得應命也屢煩論知罪深矣

三

某啟土黨鴈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常服近歲河東人多以為餉若不甚難致乞為求一斤許仍恕造次

四

某再拜啟張倅損其父應之名谷者歐陽文忠公之友也文行滿  
修有古人風而仕不遂損亦守家法令子弟也與之久故幸得在  
左右想蒙顧眄適有少冗而張倅行速不盡區區非久別奉狀不  
宣

五

某啟涉暑疲病久闕上問曲蒙存錄遠賜手教感忤深至比日鎖  
撫多暇起居清勝某託庇粗如直舍塊處游從稀少西望旌紫臨  
書惘惘伏暑尚熾伏惟頌序保練少慰下情不宣

六

東坡集卷四十七尺牘

三

某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幸甚袞袞過日  
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欵奉少盡所懷臨書惘  
惘寄惠長松榛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忤

七

某啟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益供職數日職事如  
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常以午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力乞  
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邇迤  
而別

八



某啟昨日又辱寵顧感幸殊深仍審台候康勝爲慰塔記重承來  
諭敢不稟命承借發願又幸得敬聞人還迫夜奉謝

九

某啟昨日辱台旃臨顧不及拜迎方欲裁謝不敏遽枉手教感悚  
無地且審比日起居住勝啟行有日終當卜一邂逅續馳問次人  
還草草不宣

十

某再啟退辱示諭讀之汗流浹背非所以全此不肖也塔記如河  
之誓豈敢復淪惟深察之

東坡集卷四十七尺牘

三

十一

某深欲往會屬以約數相知在淨因矣不罪不罪後句更不敢有  
所如謹俟命耳來日必獲望見併留面謝悚息悚息

十二

某再啟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  
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悚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  
家柳子良宣德赴滌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啟冗迫不盡  
區區

十三南選

某本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久  
草下因循未會附上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爲一  
笑也且夕離南郡西望悵然言不能盡意

與劉仲馮六首

徐州

某啟早秋微涼伏惟機務多暇台候萬福高才盛德進貳西府有  
識共慶豈惟區區契舊之末未緣伏謁門下但有馳仰伏冀順時  
爲國保綬不宜

一揚州

某拜違蒼歲衰病疲曳書問不繼愧負深矣到揚數病在告出轍

東坡集四十七尺牘

書

困於迎送猶幸歲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

三以下俱定州

某啟近奉賜教獎予過重感恠不已比日機務多暇台候勝常某  
蒙庇如昨未緣接待但有馳仰乍瞻伏冀爲國自重謹奉手啟不

宣

四

某再啟將官杜宗輔訥於言詞而治軍嚴整有足觀者趨闕恭見  
幸畧賜問當備驅使也

五



某敏近將官赴關附狀不審已開暨否比日屢茲薄暑台候何似  
某蒙庇粗遣民雖饑之盜竊衰止若且夕得一麥熟遂太稔矣未  
緣瞻望伏冀爲國自重不宜

六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頻瀆朝聽悚  
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小小不申  
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  
承指揮嚴禁山事此正事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  
走馬者聞之遂以爲已見耳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爲永業者已  
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搔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  
後斫伐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行本  
縣寨解到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身別作孽畫且夕  
回申次

